《左傳》中伍子胥的悲劇形象

暨大中文碩士班 許若菱
miniskyl984@yahoo.com.tw

一、前言

對伍子胥的最初印象，通常是戲曲故事中那個一夜之間白了頭髮的人物形象；或端午節吃粽子的一項傳說由來。然而於《左傳》中細讀伍子胥的遭遇以及事蹟，將更加明白了解伍子胥的悲劇性形象。但《左傳》的描述或許礙於編年體例的關係，經緯雜陳，百事並述，因此沒有辦法很深刻地突出伍子胥的完整形象。《左傳》關於伍氏的記載，就歷史而言，不僅是《史記》裡〈伍子胥列傳〉的藍圖，也是後來的《吳越春秋》以及變文戲曲的張本。

關於伍子胥事蹟於《左傳》可見於昭公 19 年、20 年、30 年、31 年；定公 4 年；哀公元年、11 年。至於其他史書則見《國語》的〈吳語〉、〈楚語〉及〈越語〉，以及《史記》中〈伍子胥列傳〉、〈吳世家〉、〈楚世家〉和〈越王句踐世家〉等均有所著墨。然而，為了比較詳細的對《左傳》中的伍子胥形象進行了解，本文主要就其散見於春秋末期，昭定哀三公的敘述來加以感受及闡釋，而以《史記·伍子胥列傳》為輔，零星綴入。

二、《左傳》中的伍子胥及其悲劇形象

茅坤曾云：「伍胥遭多難，而傳宛曲指悉如生存，可令人悲咽流涕矣」，由《左傳》始記載，直到後代演譯發展，可以看到伍子胥濃濃的悲劇形象。父兄被殺，他憑著堅忍不拔的毅力而完成了復仇，卻又遭遇了另外的昏君佞臣，雖曉得災難必發生，卻依然執著，終以身殉。由於昭公十九年只有約略提到伍奢(伍子胥之父)當了太子建的師傅，與伍子胥無太大關係，故由昭公 20 年開始說起。

(一)昭公 20 年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言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
(1407-1409)¹

¹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四冊(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 1407-1409。未免註腳繁瑣，以下《左傳》原文皆用楊本，直接標明頁數於引文後。

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於。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仇，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鱒設諸焉，而耕於鄙。(1409)

伍子胥的父親伍奢及兄長伍尚，因昏君聽信佞臣讒言而慘遭滅門，父親受譖而死，其兄則從容就義，一家忠仁義士命喪在奸臣昏君手裡，因此伍子胥被賦予為家人報仇雪恨的重責大任。

在這一小段的記載裡，其實對伍子胥並未有太多著墨，但可以旁敲側擊地看到另外幾個人的性格。首先是費無極在楚王耳邊讒言煽動太子建和伍奢要叛變，而楚王也昏昧無能的聽信，質問伍奢，伍奢卻勇敢的忠言：「君一過多矣，何言於讒？」忠言逆耳，尤其是昏君，伍奢此話一出口，當然被當犯人囚起來。而費無極的陰險狠毒在下段話表現得更淋漓盡致。由於城父司馬奮揚未抓拿到伍氏二兄弟及太子建，因此費無極言：「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展示出他趕盡殺絕、斬草除根的惡毒。楚王便以其父親伍奢的生命當作誘餌，要他們回來以赦免其父。這時候伍尚對弟弟伍子胥說：「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為愈。」表現出十足的勇氣和氣魄，因認為自己才智謀略不如弟弟，而寧願以自己當殂上肉去送死，把雪仇大恨安心的交給伍子胥，秉持著「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的高道德標準，希望能夠盡孝義也期待讓吾家之父兄冤死有瞑目的一天。

這裡有兩個問題可以作深入探討：一為看似不起眼也相安無事的城父司馬奮揚的言行，究竟他是偏向哪一方立場？以及楚王究竟是否真的昏庸無味？另一讓人覺得意味深長的是當伍奢知道他的兒子伍子胥沒有回來之後所說的話：「楚君、大夫其盱食乎」蘊含著什麼特別意思？

第一個問題，實是奮揚不想追殺太子建，因他知楚王是聽信讒言，但當楚王質問他時，他既不為自己脫罪，也沒有替太子喊冤，而只淡然的說：「不忍後命」，使得楚王牽動了隱微的父子之情；奮揚更聰明的是，他接著又說自己「既而悔之，亦無及已」便平息了楚王的憤怒乃得自我保全。不得不說奮揚的說話以及掌握人心的技巧是十分高超的。至於楚王，雖然昏庸無知的聽信費無極的讒言，畢竟他仍舊是可以為善的，因此才會讓奮揚「從政如他日」。或許在奮揚說「往日你曾囑咐我侍奉太子建要像侍奉你一樣」傾刻之間，動了父子之情，奮揚能夠以此抓住楚王心理，實在聰明巧妙。

第二個問題，為何伍奢的「君一過多矣」讓楚王那麼生氣？從一方面來說，因伍奢個人太正直不阿，直言其事，置生死於度外；從另一方面來說，若與奮揚比較，則沒有奮揚的說話機智。今天伍奢用另外一種方式回答，是否楚王會改變

心意？是否他自己的境遇也會有不同的轉變？如同費無極在旁煽風點火對楚王洗腦，伍奢是否也可以對楚王來個醍醐灌頂？有太多扭轉的可能，然歷史上的伍奢選擇了直諫其事。前因已說明楚王見未來媳婦秦女之美色而奪為己有，心其實早已負慚，而伍奢一語正中所忌，故楚王難免惱羞成怒。扣回問題，伍奢為何在伍子胥未回的時候說「楚君、大夫其盱食乎！」（楚國的國君、大夫恐怕不能準時吃飯了！）聳然的話，應該說是「知子莫若父」，再次對照費無極所說的「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漸漸浮出伍子胥的才能以及形象，好像正蓄勢待發著，好像在對未來做什麼預示或伏筆，大有一種風雨前的寧靜，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勢。

（二）昭公 30 年、31 年

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餘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眾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1509）

伍子胥指導吳王以疲勞戰的方式，亦步亦趨地拖垮楚國，再一舉擊敗之。此外，由文字可見，吳子一意三轉，連用三個「也」字，而伍子胥也連用了四個「之」，對話相映成趣。因而隔年便採用了伍子胥的計謀：

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1512）

此處用了兩次「吾師還」正是運用了「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的計謀，也使得伍奢所說的楚國君王、大夫不能再準時吃飯了之語得到了初步的印證。至於更近一步的謀略驗證，就要等到五年以後，也就是伍子胥苦等了十六年的復仇機會，定公四年的時候。只是在《左傳》裡卻只寫到伍子胥跟申包胥在楚國的情誼，然後我們知道吳、蔡聯軍攻打楚國，使得楚都淪陷這是伍子胥展長才報仇的計謀，但對於伍子胥的細處摹寫，《左傳》卻未多加著墨，反而楚國大夫申包胥到秦國請求秦國出兵救援楚國，成了《左傳》裡精華搶眼的一篇。

（三）定公 4 年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1547-1548)

這是春秋時著名的一個故事，《左傳》敘述此事很是生動。在《左傳》裡，「初」是一種回溯的語氣。當時在楚國，伍子胥和申包胥是好朋友，然而後來伍子胥要逃亡之時，他對申包胥說：「我必復楚國」，申包胥也回答：「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這裡有一種因為時勢使然而不得不使友誼決裂之感，今被殺害父兄的是伍子胥，因此他心裡必然會埋怨仇恨；而申包胥卻是一名堅貞的忠臣，他選擇了國家，放棄了朋友。當他在說「你能顛覆它，我必能復興它」這句話時，其實他曉得今後必定與伍子胥走上不同的對立道路，心裡必定掙扎，痛割下友誼，只為忠心保全楚國，這樣的情懷不得不讓人感動。

尤其是我們看到申包胥向秦王求情的記載，是「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把全副生命交給國家，把全副氣力都用在為楚國救危的目的上，真讓人動容，莫怪乎，雖秦王認為楚王無德，最後會出兵，乃是念在申包胥這樣一名忠心耿耿的臣子的面子上。

這個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到了司馬遷《史記·伍子胥列傳》的手上，多了「鞭屍三百」的情節：

…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戶，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仇，甚以甚乎！吾聞之『人眾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僂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徒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²

在這裡，我們更能感受到伍子胥強烈的個人形象，首先，由伍子胥跟申包胥的互動，可以見到他倆雖然不再是朋友，然而關心之情總還是存在。申包胥的責備帶有溫情，雖然他真的看不過畢竟曾是故臣的伍子胥這樣「今至於僂死人(楚平王)，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的行為，而其云「吾聞之『人眾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一句也的確暗示了伍子胥最後仍不得善終的下場。至於伍子胥對於申包胥的責備，也很坦然的接受，說明自己的確是急了又累了，心裡悲憤交加，故而「倒行而逆施之」，在這裡我們可以發現，司馬遷安排了個「鞭屍三百」的插曲，是否是司馬遷自己本身無罪卻遭受腐刑，故而藉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呢？

² 史記卷六十六伍子胥列傳第六，參自史記資料庫：http://www.yasue.cc/si_gei.html。

(四)哀公元年

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報檣李也。……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

《左傳》在這段，距離定公12年，才再次提到伍子胥。這時候吳王夫差身邊有兩個都是楚人仕吳，一為伯嚭，一為伍子胥；兩人在政治態度上不同，伯嚭為親近越國，但伍子胥引古訓「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又舉了少康中興的事例，認為這樣縱容越國不斬草除根，當有一日將會春風吹又生。然而一國之君往往在安逸之時，都會聽不見這樣的諫言，可能因為無心戀戰，也可能受到越國的阿諛諂媚，進獻金錢和美女，在上位者，難免不會耽於此刻的享樂生活。在這裡可以見得吳王夫差的目光短淺、剛愎自用，且「因吳大宰嚭以行成」也是關鍵所在。伍子胥此時正如同屈原「眾人皆醉我獨醒」，也只能無力的眼睜睜的看一切必然的發生，預示了「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

(五)哀公11年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鏹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梵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伍子胥頗有種「壯烈成仁」的味道。其一段諫言聽來是掏盡心徹，希望吳王夫差能聽進一些什麼，但這樣憂心憂國的肺腑之言並未被採納。越王句踐趁吳王夫差將要攻打齊國的機會，帶領群臣到吳王處，表面上是馴服恭敬來朝見，且贈送禮物，實際上卻是要讓吳國君臣對越國鬆懈，沒有提防之心，另一目的則可以伺機窺探吳國狀況。這在眾人之間都看不到的詭計，只有伍子胥一人看得清清楚楚，但是吳王夫差卻始終不聽取其意見，也導致了日後吳國毀滅。伍子胥這番痛哭流涕之詞，聞者不為所動，伍子胥已然明白大勢已去，吳國勢必毀滅，又想存留子嗣，因此趁出使齊國將自己的兒子託付給鮑氏，可以想見他心裡確作了最壞打算。彷彿西方的悲劇英雄——明明知道前面是條不歸路，依然不顧一切，犧牲自我也在所不惜的「壯烈成仁」。他託付完了自己的兒子便毅然決然回吳國，沒有逃也沒有反抗，充分展現悲劇壯烈的一面。吳王夫差「使賜之屬鏹以死」，而伍子胥臨死前的話又加強了他的洞見清晰而吳國滅亡之日亦不在遠矣。

在這段壯烈犧牲的敘事中，《史記·伍子胥列傳》更進一步地渲染其忠義，臨死不屈的悲壯形象：

（伍子胥）：「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而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

司馬遷極力描寫伍子胥死前仍說出「而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這樣驚人話語，似乎與其父伍奢危命在楚平王前一樣，不怕生死，直言其事，直搗君王的心弱處。也同時將悲劇提升到最高點，將讀者內心的情緒提煉到最純的密度，然後一觸即發，為了伍子胥的殉死而感到遺憾難過，這或許就是「悲劇具有淨化人心作用」，也因為當時人有感於伍子胥的貢獻良善卻不得善終，而在五月五日伍子胥屍體被吳王投江的忌日，人民追念，以端午節紀念他。